

武汉出版社



赵四小姐

李尔重 著

47.5
96

I247.5
2796

3

赵四小姐

李尔重 著

武汉出版社

赵 四 小 姐

ZHAOSIXIAOMIE

李尔重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汉口江岸区三眼桥一村附160号)

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75 字数120千字 插页2

1987年9月第1版

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490·1

ISBN 7-5430-0002-4/I·1

印数: 1—18,000

定价 平装1.20元
压膜1.30元

七

前 言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继秋瑾烈士之后，又出现了许多巾帼英雄。她们之中，有许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战士，以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为着伟大的理想，无私地献出了一生。她们在史册上留下的光华，是照耀千古的。我的这篇小说写的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战士，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志士。爱国主义、爱民族的伟大理想，支配着她写出了千古罕见的光辉史篇。这个人就是赵媿，也就是人们通常称呼的“赵四小姐”。

赵媿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大官僚家庭，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小姐，她不愁吃、不愁穿、不愁没有钱用。但这些锁不住她的爱祖国、爱民族的志气。她一旦认识了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之后，共同的理想便把他们二人熔融在一起了。实践证明了：她不是为了享乐才与张学良结合在一起的。她肩负着威武不屈、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、危难不馁的中华民族的正气，甘心自愿地在险难屈辱的历程中，做一个伟大爱国志士、千古功臣的伴侣。

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堪宝贵的精神，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继承的精神。

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用赵媿的精神照一照自己，惕励前

进，做一个纯粹的人、高尚的人。

中国人，黄帝子孙啊！要自励自强，不要自卑自贱。

这就是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，怀着炽烈的希望，写了《赵四小姐》的原因。

愿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长寿。

这篇小说也描绘了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品格，但因为着重描写《赵四小姐》的形神，就未能充分地表述他。我将在另一篇作品《西安事变》里去进行详尽的刻划，以免辜负这位千古功臣对中华民族起死回生做出的伟大贡献。

李尔重

1987年3月27日



天津蔡公馆的大厅里，每个礼拜六的晚上，五光十色的灯光都是照得灿烂辉煌的。

在这里，丰盛的酒宴填满了客人们的肚子之后，侍从们收拾了杯盘，撤走了饭桌，擦光了地板，摆好了唱机和音箱，专等着主人一声令下，开动唱机的音乐，便促客人们翩翩起舞了。

来这里的男客除少数人外，都是穿着西装革履的。蔡公馆不是寻常的小户人家。这里是张学曾的岳父蔡老爷的府第。蔡老爷居官多年，上了年纪，退隐之后，每日里静对诗书，闲观花鸟，怡养天年，喜静不喜动，陪着客人晚饭之后，便退到静室，由姨娘给他捶腿去了。蔡大少爷是留洋学生，带来了不少西洋文化，很喜欢组织舞会。张学铭、张学曾，前交通次长赵庆华的少爷赵燕生，以及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和一些别的女眷，都是参加舞会的常客，张学良也不时地来这里消遣消遣。

乐声一起，灯光换成了红光，舞池里的男女们便活跃起来。已经重新化妆了的女客们各自找到自己的舞伴，踏着音乐的节拍，象花朵似地摆动起来。张学良少帅一来，给这里特别增加了光彩。蔡大少爷引着男女宾客向他彬彬致意，女

客们抢着跟他伴舞。

张学良这几天心情不好，本无心来天津凑热闹，是他的秘书黎天才和苗剑秋看他这些时接连不断地接见人民代表，谈话太多，加之日寇在关外蠢蠢欲动，有向关内进攻的迹象，张学良为着挽救局势，操劳过度，黎、苗二人力劝他轻松一下，才把他送到天津玩一玩。

蔡大少爷看出了张学良精神不爽的情况，跳舞时偶尔地问张学铭：“少帅怎么这么发闷？”张学铭偷偷地跟他说：

“太累了！”在跳舞时，张学铭没法给他详细解释，中间歇息时，才给他说明白这些时忙碌的原因。蔡大少爷知道张学良不是因为接待不周引起的不快，一颗心也就落地了。这时，他很快地发现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的身边少了一个常常跟来的客人。

“今天怎么没有带四小姐来？”蔡大少爷问。

这四小姐不是别人，就是人所先知的赵四小姐，她的父亲赵庆华在北洋政府时期曾连任津浦、沪宁、沪杭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，梁士诒任总理时，他做过交通次长。赵庆华膝下有六男四女，男女分别排行，在四个女儿之中，赵四小姐排行最小，家里人通常叫她“四儿”。“四儿”的学名叫绮霞，于天津基督教中西女校毕业后，又自名赵媿，别号一荻。她一九一三年生，一九三三年时，她已虚岁二十岁。她生长在宦门大家，为人活泼直爽，很爱漂亮，好打扮，讲究衣饰。从十六七岁起，就得到朱洛筠的喜爱，常常带她到蔡公馆玩，也带她学了跳舞，一来二去，跟蔡大少爷等人就混熟了。

朱洛筠来蔡公馆时，按习惯去看了赵四小姐。奇怪得

很，这天，她拒而不见。她的六哥赵燕生替她向朱洛筠解释：

“又在发孩子脾气，过一会就会好的。”

今天，蔡公馆那里特别热闹，少帅也来，你一定要拉她来玩，就说我等着她呢！”

“好，好！我一定把她拉来。”

赵燕生也没有来，赵四小姐也没有见，连朱洛筠也说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“六少爷说带她来的，不知为啥还不见来！”朱洛筠说。

“是不是派车去接？”蔡太少爷说。

“我都没有请动她，佣人们去顶个啥用？也许听说少帅来，她会来的，她老嚷着要见少帅还没见过呢！”

“您不知道，舞会上少了她，就象元宵节上少了走马灯，格外没趣！”蔡大少爷说。

赵燕生慌慌张张抢着跑了进来。蔡太少爷和朱洛筠迎住了他，齐声问：

“四儿来了么？你慌慌的什么？”

“少帅来了么？”赵燕生问。

“来了，在小房里吃茶呢！”蔡大少爷说。

“千万别说少帅在这里，我那个霹雳火妹子……”

赵燕生一句话没说完，迎门闪出了一位端庄秀丽的少女。只见她身穿藕荷色旗袍，足蹬高跟皮靴，窈窕腰身，袅袅婷婷，恰似芙蓉出水，领口前嵌着撒珠领花，闪光耀眼，烘托着一副红梅绽雪样的瓜子脸膛，两弯秀眉入鬓，两眼晶莹生辉，鼻梁中隆，直陪丹红小口，颌颔匀列，微启欲语双

唇。凤凰出现，群鸟压音，只见她静如松生空谷，气如兰蕙飘香，动如龙游池沼，洁如寒梅傲霜，她的双眉微敛处，额边胶布条护住一块伤痕。面对着这群公子夫人小姐的快活场面，她二目含嗔，频频抖动。朱洛筠忙迎住了她：

“怎么啦？四儿！谁欺负你啦？”

“我要找不抵抗将军张学良说话！我要……”

赵四儿狂喊，声如裂帛。厅里的人们不由地围拢过来。朱洛筠给她擦泪，软语相劝，她哽咽闷气，一时塞住了喉咙，待她缓过气时，又一声大叫：

“不抵抗将军你出来，我要跟你评个道理！你怕日本人，也怕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女子么？你出来！”

赵燕生拉她，朱洛筠劝她，生怕她惹张学良生气。周围的人围成了一堵墙，七言八语，都是劝她不要生气。她的嗓门挑得更高了。

“我不是来这里寻欢作乐的。六哥已经告诉我，不抵抗将军在这里。你们不要把他藏起来，他也不用怕我，我只是要说理，不是要打人。我只问一声：他的队伍的威风为什么不跟日本人施展？偏偏向我们学生舞刀弄棒，难道我们游游行，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犯了罪，他们把东三省扔给日本人就有了功？”

赵四小姐白天参加了游行示威，天津的警察打了人，也打伤了她的头部。她从赵燕生那里知道张学良来到蔡公馆，死气白咧地跟到这里，把满肚子火气，一咕脑儿喷了出来。张学良听到了声音，放下茶杯走出来。秘书苗剑秋挡也挡不住他，他站在人群的外头，听到赵四小姐的话又愧又痛，用力拨开众人挤到赵四小姐跟前，看到这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

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心想“我在哪里见过她”；赵四小姐看到这位身穿西装，脖子上系着一条花纹领带、英气勃勃的青年，也吃了一惊，心想“好象在哪里见过他”。两个人都没有弄清楚是否见过面。张学良先说话了。

“我就是张学良，就是不抵抗将军！我愧对国人，或骂或打，我都愿领！”

“我问你，为什么叫警察打无辜的学生？”

“这不是我的命令，这是我教育不周。酿成不幸事件，我向你赔礼！今后一定严加管教，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。”

“你为什么对日本人不抵抗，丢了东三省不管？连你令尊大人的尸骨都给扔了？”

赵四小姐的攻势越来越猛，惊动了在后厅里喷云吐雾的两位大人物，一位是蔡大老爷，一位就是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。赵庆华的六少爷赵燕生看着赵四小姐越闹越不象话，有失大家闺秀的体统事小，伤害了宦门之间的关系事大，不得已，才把赵庆华搬了出来。赵庆华看到自家女儿敢在少帅面前撒野，一股无名火气冲天，抢到前面扯住赵四小姐吼道：

“你快给我滚回去！你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面前站的是什麼人物，你算个老几，轮着你胡搅蛮缠么？”

“我讲的是理，有理走遍天下。少帅身为父母官，为什么连抗日的自由都不给呢？天底下有这个理么？”赵四小姐还在喊。

“胡说！国家大事自有政府来管，当学生就该好好念书，用不着你们到街上胡喊乱叫，打倒这个，弄倒那个，除了惹事生非，有个屁用，走！跟我回去！”

赵四小姐早就把赵庆华看成了顽固不化的糟老头子，他那一套常背的朱子格言，对她丝毫也没有约束的作用。当赵庆华凭着父威拉她走时，她拚出全力甩开了老头子。老头子本是个瘾君子，弱不禁风，被赵四小姐甩了个趔趄，要不是众人扶住，准要跌倒在地。赵四小姐这个举动，大煞了赵家的家教尊严，真地激起了赵庆华的肝火。他站起来，口吐着白沫，抡起手掌照着赵四小姐的脸猛击一下，大叫：

“你给我滚回去！我不许你跟那些野种们去掺和！”

“我要抗日，我要游行，明天还去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你敢！”赵庆华大叫，“你不是赵家的人，我不是你的爹……”

事情闹得不可开交。张学良本想平心静气地跟赵四小姐谈谈，也未能做到。众人看到越闹越紧张，赶忙扯走了赵庆华，也拉走了赵四小姐。

虽然失掉了谈话的机会，张学良的脑子却刻上了这个女孩子的影相，怎么也抹不掉、推不开。他回到北平顺成王府的一夜，翻来复去地想：这个女孩子有侠气，国家就是需要这种气质的人；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她呢？一直到吃完早点，他还在琢磨这个念头。

秘书苗剑秋生怕昨天出的事，得罪了少帅，在心底里却也钦佩这个小姐的勇气。在出入张学良的房间时，免不了察颜观色。张学良有时抓抓头皮，有时踱到窗前遐想一阵。苗剑秋看出了这里头定有文章。

“少帅！这位赵小姐可真不简单……”

“怎么不简单，闹了个地覆天翻。”张学良微露笑容。

“比宇宙锋里的赵艳容还泼辣？”苗剑秋问。

“未必！我看比你苗疯子倒是要高一筹！”苗剑秋外号苗疯子，因为他为人刚直，张学良很喜欢他这点。

“那是真的，这位小姐真是义侠肝胆，无限豪情！”

“你认得她么？”

“认得！”

“何时认得的？”

“从画报上认得的。少帅你也看过那本画报，还夸过这位姑娘的长相呢！”

“啊！你这一说，我明白了。怪不得我看她面熟呢！”

正在张学良跟苗剑秋闲谈时，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匆匆地进来了。她满脸阴嗔，二话没说，把一张报纸铺到张学良面前，说了声：“你看看吧！事闹大了！”张学良和苗剑秋同时看报纸上的黑格方块上写着：

“赵庆华与赵绮霞脱离父女关系……”

张学良对着报纸沉默了许久。他在想：虽是一场家庭纠纷，却是因我引起，给老人家带来了苦痛，给绮霞小姐带来了苦痛。老人家久经沧桑，可以担得住，一个尚未入世的少女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已是层出不穷，赵绮霞会如何打算呢？想到这里，张学良惊得一跳，猛抬头盯住朱洛筠：

“你，你立刻去天津，把绮霞请来，我要跟她谈谈！”

苗剑秋向张学良报告，说是朱洛筠从天津打来电话，赵绮霞不肯来北平见张学良。

“为什么？”张学良问。

“她说……她说的话太埋汰，等朱洛筠回来，你问她吧！”

“什么埋汰不埋汰，别跟我装疯卖傻。快说！”

“赵四小姐说，我不愿见那个白面泥胎，他不会说出一句明白话的；我也不需领他的恩赐可怜，我有两条腿两双脚，会走我自己的路……”

“疯子！”张学良拍着苗剑秋的肩膀说：“这是好话，是真话。你快要朱洛筠转达我的话：绮霞小姐不需别人可怜，我也不可怜她，我是请她给我一个机会，向她说件正事，也就是向一个国民表述我的真情。如果这也办不到，就没办法了。”

“我就去办。”

苗剑秋去打电话了，黎天才端着一堆文件进来。张学良心不在此，一见文件就有点烦，眉头一皱就说：

“哪来的这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？”

“东北义勇军捉了一批大汉奸，还有日本特务仓冈，请示处理办法！”黎天才说。

“这还用请示？该杀就杀嘛！有什么特殊人物？你念我听！”

“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，去内蒙策动王公叛国”

“杀！”

“大汉奸凌印清被捉归案”

“罪不容诛，杀！”

“伪《大东日报》的总编辑，死心踏地，为虎作伥……”

“杀！”

“还有，还有……”

“怎么？别打奔儿，念！”

“还有少帅的堂弟张学成带领伪军西侵，已被拿获”

“这个狗屎不如的混蛋……”

苗剑秋进来，未等张学良把话说完，抢先报告：“朱太太请您接个电话！”张学良吩咐黎天才把张学成的案卷放下，他想和张学铭等弟兄商量一下再定。

“绮霞小姐说，她可以去见你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只谈国事，不谈家事，还要认真回答她提的问题！你看怎样？”朱洛筠在电话里问。

“我本来不是想看哭鼻子抹眼泪的！欢迎她来！”

苗剑秋站在一旁，知道赵绮霞要来了。他虽然没有跟赵绮霞共过事，却听旁人说的不少。知道了昨天晚上的风波和父女断绝关系之后，他越发地相信：这个女子正是传闻的刚烈正直的性格，不是无谓的撒娇。他跟在张学良的后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：

“少帅！这个女孩子的嘴可是带刀子的哟！”

“知道！伶牙利齿！”

“口若悬河是真的。伶牙利齿却已经拔掉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的爱漂亮，本来想拔一颗牙，没想到拔了一颗，引起了牙周炎，只好把全部牙拔掉了。”

“这个女孩子真有个特别的劲头。就是追求漂亮，也显示了她的横劲。无欲则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今天我累了，打

打网球去吧！”

打了一场网球，出了一身透汗，洗了个热水澡，遍体通泰，张学良睡了一宿好觉。第二天起床时，已是八点钟了，吃过早点，便走进办公室。朱洛筠和赵绮霞已经坐在沙发上等他。张学良趋步向前，连说失迎，对不起，要跟赵绮霞握手，赵绮霞站起身来，手却缩到背后去了。

“少帅！我已有言在先，今天只谈国事，不谈家事，只行公礼，不行私礼。”

“好，那就请出题吧！”

赵四小姐仔细地端详着张学良的面孔。她把对她父亲赵庆华的评价，在肚里反复地滚动着：“当官的都有两副面孔，时阴时阳。我父亲常说惟妇人与小人为难养也。可是他取了三房姨太太；又常说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可是别人给他送的包着大洋的红包越多他越高兴。张学良眼下装得温文尔雅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老虎挂念珠——假装善人？”想到这些，她似乎后悔了，“不该来这里。”一转念，按着她的泼辣性格，又想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他是老虎，我也要捅他两刀子！拚着一身剐，敢把皇上拉下马，我倒要剥开皮看看他的五脏六腑。”

朱洛筠看着赵四小姐迟迟不语，反而有些奇怪了，以为她怕了张学良。

“四儿！今天，有话可以说个痛快，有我给你保镖，不怕谁敢欺负你！”

“是呀！我张学良挨骂挨惯了，多骂少骂都不会生气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！”赵四小姐扑通一下坐在沙发上，问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的兵手里拿的不是烧火棍子，为

什么不抵抗？为什么不反攻？为什么一溜烟地往关里跑？”

“问得好，问得对。”张学良强做笑容，一时却找不出恰当词句来回答。朱洛筠怕因为这种尴尬相引起赵四小姐不满，连忙插话：

“少帅是不怕死的，要抗战的，只是有人阻拦，才弄得他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。他想起东北三千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想起祖宗墓被敌人践踏，常常暗自流泪。有人挡着他派出正规军出关抗日，他花了很大力量组织了千千万万义勇军在打日本……”

“你说的这个，我只是耳闻。如果张先生能举出一件事来，证明他是真抗日的，我赵四再不说二话。”

张学良的精神宽松了一下，走到桌边拿来一本卷宗，递给了朱洛筠。

“我已跟学铭、学曾商量过了，单等我签发。你也看看，再给赵小姐看看，我也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
朱洛筠看过案卷，紧紧地皱起了眉头，连说“想不到他坏到这个程度！”她把卷宗递给了赵四小姐。她看到卷宗上写了一大串有关张学成的叛国罪状，但不知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兄弟。

“张学成，这个大汉奸是谁？”赵四小姐问。

“就是我的堂兄弟！”张学良说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赵四小姐问。

张学良接过案卷，提笔批了四个字“就地处决”，又把卷宗递给赵四小姐。朱洛筠从旁看见了这四个字，脸色立即变黄，惶惶地说道：

“汉卿！不能变个办法，暂时给他留条命？老师在时，

不也很疼爱这个侄子么？”

“我的决心已定。不能把国事当家事办。”

赵四小姐的脑袋里，轰地响了一声，象一颗炸弹的爆炸，炸出一片火光，火光里闪着她曾听说过的四个大字：

“大义灭亲”。张学良在她眼前成了一尊顶天立地的罗汉。她仰着头看他也看不到顶，不由地立起身来，一步一蹭地移到张学良身边，不知不觉地拉住了他的手，仰着头，闪动着天真稚气的眼光，轻轻地从心底里挤出几个字：

“我相信了！服了！别的不需要解释了！”

朱洛筠还在流泪，赵绮霞轻松地坐在她身旁为她擦泪。朱洛筠反倒不好意思起来，把绮霞抱在怀里说：

“我不是为这个汉奸流泪。我是为家门不幸流泪。你受的打击比我重，你切要珍重。少帅很耽心，怕你学那些短见的青年样。”

“是呀！赵小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是不是由我出面劝劝你父亲？”张学良说，

“我不需要他可怜我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！”

“那你今后怎么办？可以跟我们说说么？”

“找个工作，自食其力；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沿街乞讨。讨饭也要做人。”

“我看，汉卿你给她找个工作吧！你身边这多秘书，我看再多个秘书，也不算多。”朱洛筠说。

“我可干不了，我一不会作文章，二不会理文案。干不了。”赵四小姐说。

张学良知道这样一位天真的大小姐，过的是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生活，说是要自食其力，其实是肩不能担